

論文發表 —— 高教國際化的迷失

學術論文的發表受大學重視，是評審研究成果的一項指標。除了要求設計作品的專業之外，一般教師都會根據自己教學與研究領域發表論文。

我推重教研合一，以補高教的缺失。今時今日，社會進展，一日千里，不教書又何必在大學工作；而不做研究，又能教些什麼？沒有學術產出者，懷抱琵琶半遮面，由於感受到同事的壓力，必然會坐立不安。

然而發表論文，最忌為賦新詞強說愁，無病呻吟，或邯鄲學步，炒冷飯，人云亦云，寫一些對學術創新了無貢獻或貢獻有限的論文。有些論文有時甚至可能誤導社會、反生錯亂。

我們應按個人的興趣、好奇心驅動和問題的導向從事研究，重視研究的 **impact**（實質影響）以及與實際問題的關係，強調發表論文的品質與份量。論文的發表應該是研究做出成果後的自然結論，而非為達指標而撰寫論文或從事研究。美、日先進大學中的一流教師屬於此類。位於學術前沿的教授若希冀成一家之言，也必然遵遁此原則從事研究。

在此我舉些人人都懂的例子加以說明：有份量的文章，難道僅僅是因為刊登在某一報章雜誌上就可以判定好壞嗎？莫言或高錕得諾貝爾獎，難道是因為他們的書籍或文章是由某特定的出版社，或雜誌發表才獲得的嗎？李安導演的電影難道一定要由某公司發行、某特定出名卡司組合才有可能獲得奧斯卡獎嗎？主流學術獎項難道純粹以發表在某一特定雜誌上，而不是靠 **impact** 才受到重視的嗎？很明顯，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

我們屢屢見到世界級的學者，甚至沒有博士學位。過去十五年裏，就至少各有一位諾貝爾物理獎、化學獎（請注意，不是文學獎或和平獎）

得獎者沒有博士學位。反而有些空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卻只能做些「博士」類的事情。請問誰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大？

有些人既沒吃過牛肉，也沒見過牛走路，假設我們的學術氛圍受政治與粗俗的見解而左右，必會落後於先進標準。所以，可以說：下等人，無所事事；中等人，照章行事；上等人，創意行事。

英文、英文 — 對高教國際化的偏解

關於英文的重要與否，我先講個故事。

在德州農工大學當系主任時，有一位程度不錯的韓國博士生，英文很差，我於是建議他用韓文寫博士論文，然後再請人翻譯成英文。另一位韓國學生聽到這個建議，趕快說這個方法行不通，因為此生寫的韓文也沒人看得透徹。所以英文不是關鍵。其實不要說韓國學生。我有許多美國學生寫的報告，絕對是美式英語，可惜言不及義，英文當然也不是關鍵。

再講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台灣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，學英文必用柯旗化編寫的文法書。那是一本被當成聖經般、學習英文必讀的範本。然而，柯旗化沒有去歐美留過學，甚至沒有出過台灣一步。台灣早期，幾乎所有學有成就的留美人士，都受過柯旗化的影響。他們說話受重視，因為有內容。

還可以再說個有名的故事。

鍾開萊是機率概論的泰斗，也是百年來這一領域首屈一指的華人概率專家，不做第二人想。他講英語帶著一口濃重的鄉音土話，不要說美

國人聽不懂，就連我聽了都吃力。當年他任教史丹佛大學時，學生直搗校長室，抗議他的教學。校長告訴學生：「鍾教授是大學之寶，假使聽不懂他的講課，應該是你們的問題！」類似鍾開萊這樣英語講得破爛的旅美知名教授，我可以輕易舉出二、三十個。許多旅美，非美國本土出生的華裔教師，名震士林，廣受尊重，然而英文講的真不怎麼樣。

最後再說個經驗之談。

我相信大家聽過許多演講，講者用辭美麗，發音標準，可是聽完之後，保證不知所云。回家後，就完全不記得講者到底說了什麼，或者傳達了什麼信息。

語文固然重要，如今英文當道，忽略不得；但是中文好或者英文說得好，與溝通是否有效無必然關係，甚至跟能否出頭或者成就大事小事也不成因果，因此未必要把它擺在首要的位置去考量。談國際化，首在遵守國際標準；溝通的良莠在於態度、誠意、邏輯與內容。引喻失義的文章充斥版面，有礙溝通，令人惶恐。